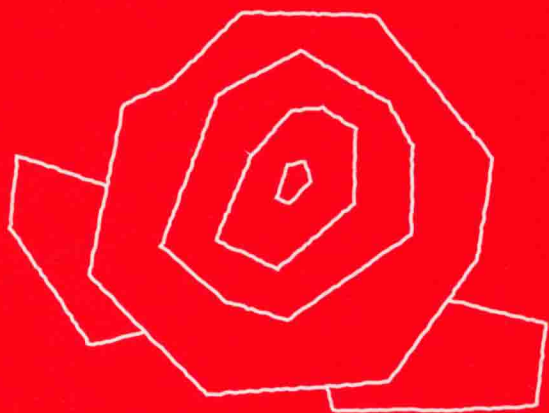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EGY NŐ

by

ESTERHÁZY PÉTER

EGY NŐ by ESTERHÁZY PÉTER

一个女人

[匈牙利] 艾斯特哈兹·彼得 著

余泽民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一个女人

[匈牙利]艾斯特哈兹·彼得 余泽民 译

出 品 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林 莉

装帧设计：周安迪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：7 字 数：104,000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42.00元

ISBN: 978-7-208-14517-7/I·162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女人 / (匈) 艾斯特哈兹·彼得著；余泽民译

—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7

ISBN 978-7-208-14517-7

I. ① —… II. ① 艾… ② 余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—匈
牙利—现代 IV. ① I5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5283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01

有一个女人。她爱我。

02

有一个女人。她恨我。“影子”，她这样叫我。比方说，她会这么问我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在找什么呢，影子？”下次她又会那么问：“中午吃圆白菜，影子，行不行？”还有有的时候，她这样跟我开玩笑：“我把我的影子掏出来。”这说的肯定是我，是在指我，意思是说，想要看见我。开玩笑并不一定表示情绪就好，情绪好时，她有时会冲我兴奋地尖叫：“影子世界！”我知道这个也是在叫我。如果她的情绪不好了——比方说，她姐姐从吕贝克^[1]给她打电话来，或者觉得自己太胖，无论我怎样死去活来地向她表示我为她的身体发狂也徒劳无效——这时她会抱怨说，我像一棵树挡住了她的视线，让她看不见森林。我不会从她身边让开，无论怎么都不会。如果她张大嘴巴，啊——啊——啊，我也跟着张开嘴。如果她坐下，我就蹲在她旁边。

[1] 德国北部城市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如果她晕倒了，我赶紧去找嗅盐。她若闭上眼睛，我便控制不住地浑身发抖。如果她扬起手，我也马上做体操。假若有一块干净的墙面能给孩子们模仿兔子、小狗和老鹰，这种时候我就是兔子、小狗和老鹰。我对她充满了情欲，无奈好事多磨，进展曲折；我们的关系阻碍重重。有的时候，我离她很近，有的时候却又很远，可无论远近都没有结果，我必须亲自围着她转，在她眼前，在她身下，在她背后。我们的关系也有潮涨潮落。“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，影子？”她突然扯着嗓子冲我喊，即使这样，只要她感觉到了我的欲望，只要她能够嗅出，就能变得平静下来，她并非将我的欲望当成欲望接受，恰恰相反，她将其扑灭，纳入私囊。

有的时候，她不能跟我有话直说。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，有政治上的、单位的、交通上的或家庭的。她父亲不喜欢我，认为我的工作“影子游戏”“影子拳击”，说我本身就是个影子，怪我让他女儿的生活“阴影笼罩”，等等。这真不公平，“老不死的蠢货！”要不是因为他有一副和蔼的面孔，要不是因为他是位老成持重、颇有魅力的灰发男人，我真想破口大骂！）这种时候，她的声音由于掩饰而变得生硬，跟我说话时的态度阴沉冷漠，我的心紧缩成一团。我怕极了会失去她，只要她不离

开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“这话当真？那么你会给我送花吗，影子？不，我知道这不可能，你不是那种人，你不会送花给我的。让你送花，你宁愿折断自己的手……”她得意扬扬地点头说道。我稍微沉思了片刻，这样回答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你说得很对，亲爱的，但是折断之后我会用打着石膏的手送花给你。我会把花束紧贴着肚子，这样给你送来，而且我只会送你大朵的、傻大傻大的花，不会是驼峰花，以防花从石膏和肚子中间掉出去，比方说剑兰，我主要会送这样的花。我会抱着花束招摇过市，花卉产量将直线上升。”“真的吗，影子，你真要送我剑兰吗？！那可是我唯一喜欢的花啊。”

一听到剑兰，她开始变得犹豫不决，并且燎起了欲火。她站在墙前，仿佛是被宣判了死刑，墙从背后将她照亮，她脚步缓慢、毅然决然地向我走近，然后停下脚步。我站在原地，没有后退。她揉搓我。一切仿佛都涂上了一层石灰或白膏（一种起保温作用的灰泥），煞白煞白的，像小丑的脸。我喘息，颤抖，几乎不能动弹。现在，我心中暗想，她仿佛一队行刑队队员，男男女女混成一行，他们的枪管里是否已经子弹上膛？她的那些脸孔是不是也涂了一层石灰或白膏，煞白煞白的，像小丑的脸？

03

有一个女人。她恨我。她想要我。一刻不停地打电话。留言。她甚至买了一部留言机。她在那上边也留言。她有太多忙不完的事，总是从不同的地方挂电话给我。“我现在不方便说太多。”她在话筒里悄声耳语。这个她会在下一次电话里解释。（可能有多种原因。）如果我们见面，她会阐释以前的电话。浴室、座机、对方付费电话都在瑟瑟发抖，她怀着狡黠的快意嘎嘎大笑。

04

有一个女人。她爱我。她打电话给我，叫我的名字；当她提我的名字时，让人感觉像在念魔咒。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。我根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睡觉。共用号码的分机让人心烦得忍无可忍，但是之所以没人举报，因为那时候可以偷听我们的“谈话”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雪融化了，泥泞的地晒干了，树发芽了，不是种在暖房里的青椒也可以买到了，尽管还只能单个儿地买，潮湿的肢体部分、身体上的孔穴又开始长癣，国家议会通过了第二道“犹太人法案”（1939年5月3日），土耳其军队也已被年轻的路德维希·威廉^[1]赶出了边境。十秒钟内，她竟能十二次叫我的

[1] 路德维希·威廉(Ludwig wilhelm von Baden, 1655—1707), 1677年至1707年任神圣罗马帝国巴登-巴登边区伯爵, 1686年将土耳其军队赶出了匈牙利。

名字，当然，在如此漫长的过程中她也并非始终如一，因为她隔段时间需要喝一口温水。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在话筒里讲过话，我有点怕她，怕她会一命呜呼。也说不准，是电话串线。

05

有一个女人。她爱我。她总是跟过去较量，这里所说的过去既是指个体的和集体的，也指自己的和国家的。她总是不能接受现实。比如说，她死活不能接受在维拉古什签订的投降条约。假若丹宾斯基^[1]的才干能再多一点点……或者，为什么科苏特^[2]不喜欢葛尔盖伊^[3]？“您知道我的屁股以前多棒吗？不，

[1] 丹宾斯基(Henryk Dembiński, 1791—1864)，波兰人，1848年欧洲革命时率领一支多民族混合部队和匈牙利联合作战，最终不敌沙俄军队于1849年8月投降。

[2] 科苏特(Kossuth Lajos, 1802—1894)，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。

[3] 葛尔盖伊(Artúr Görgei, 1818—1916)，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匈牙利国民军总司令，因战斗策略意见不一，与科苏特关系紧张。1849年8月13日，葛尔盖伊向俄军签字投降。

您肯定不知道。喔，您别想到母马的屁股上去，也别想什么典型的巴洛克螺旋曲线，不要去想那些东西。我让您想，想一些有品位的平常小事……您看到的仅仅是目前的样子。1853年2月18日，小裁缝利贝尼·亚诺什行刺皇帝未遂。^[1]您只看到这个，看到怎么坐下，怎么起来，我是指我的屁股怎么起来。”

她喜欢接吻（请看科苏特—葛尔盖伊），她会感到无限快乐，嘻嘻地笑，嘎嘎地笑，哈哈地笑——这些都是接吻的种类。“这个游戏真不赖！”她一边咯咯地笑，一边将舌头伸到我嘴里，“哦，好，别停。”她的舌头变硬了，好像在敲击我的口腔内壁，在黑暗中迅速抖动，在我的黑暗之中。“您简直是接吻的帕格尼尼。”我讨好她说。她让我闭嘴！干活！我们的吻铺天盖地，脖子上，晒黑了的脸上，面颊上，鼻子上，眼窝里，眼神里，颧颧上，头顶上，然后移到大腿上，动作很轻，刚一触到，立即移开，还有肋骨上，骨头上……

在马伊特尼大平原上，喃喃细语。

~~~~~  
[1] 1853年2月18日，匈牙利人，裁缝利  
贝尼·亚诺什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·约瑟  
夫未遂，当场被捕，后被处以死刑。

## 06

有一个女人。她恨我。她有口臭。从她嘴里发出各种不同的气味。这些气味主要分为两组，可以这样讲：吃过饭的和没吃过饭的。前一种可以跟快乐归到一类，几乎没有什么学术价值。菜花汤，圆白菜类，随后是辛香类：洋葱，大蒜。不过，比方说，在吃蔬菜沙拉时喜欢点缀一点大葱味。假若只谈女人或者牙刷的话，她有时也用爽口液遮掩。

如果她不吃饭，问题就会变得严重，不要说昨天或黄昏谁吃了什么，根本不存在这类问题，不存在时间，不存在因果，也不存在逻辑，不存在历史，不存在记忆（而且连道德都不存在），也不存在社会，更不要提国家、祖国和民族了，但是存在一个个体（我了解她，所以才会这么说），从她身上辐射着没有个性的个性，不冷不热，带着腐烂的臭味。

不，不是臭味，比臭味轻些，正因如此更令人惊讶。稍微有点儿不好闻的气味。特别应该说明的是：气味很少；假如我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跟她接吻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意识到。假如我与生俱来、无法扑灭的欲望不想扑到她唇边的话，根本就不会注意到从那两唇的缝隙、从那个伤口、从那咧开的羞耻里产生的东西。整个女人就像一缕微风在胶水厂上空吹拂。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温柔多情。假如我将蜻蜓点水式的亲吻迅速覆盖在她的脸上，我吻她的眼睛、她的眼皮、她的眼窝、她的鼻子、她的耳朵、她的面颊、她的两鬓，当然，毫无疑问还要吻她的唇、她的嘴，这是最为恐怖的事，我仿佛攀上一座险峻的山脊，恶心得眩晕。越是险峻，我越变得麻木、残暴，甚至像野兽一样突然发起攻击，险些把她的嘴啃下来，我们像在饕餮暴餐，下颌嚼得铿锵作响，舌头吱哑地搅在一起，带着血腥的味道，我用不着再多想那家正被廉价私有化的胶水厂。

所以，我一旦在适合接吻的场所看到她（不过如今很少有什么地方会由于个人或群体、德行或虔诚的原因禁止接吻），便会冲她撒腿狂奔，就像动画片里的角色，脚抬得比脖子还要高，就这样！我们扑进彼此的怀抱，两个人哐的一声撞到一起，毫不迟疑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撞到一起的时候，那溃烂的口腔也

将我征服，腐坏变质，发臭变酸，空气腐臭得令人作呕，以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我开始打嗝恶心，鼻涕眼泪一起流——如果说交媾的话，这个该算交媾了。

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，所以才恨我。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。的确，她误会了我，她以为我是出于巨大的慈悲才这样做，所以才恨我。其实是她误解了，我确实乐意这样做，我一旦闭上眼睛，就只会看到她，我一旦睁开眼睛，就会使尽浑身的解数，为了能够看到她。假如有朝一日她醒悟过来，她也将会爱上我。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她。